给鸟儿更多宽容

甘建华

小区里香樟树枝繁叶茂。不经意间，这片都市森林已成了鸟儿们的天堂。快乐的鸟儿在这里繁衍生息，它们觅食，嬉戏，啼鸣，给小区生态平添了活泼泼生机，也给居民生活带来了一些“骚扰”。鸟儿最大的毛病，是不知道上“厕所”，随意拉撒，常常把树下的车辆外壳变成了肮脏的“调色板”。鄙人粗略估算了一下，每月每年花去的洗车费，三分之二以上是给鸟儿“擦屁股”的。更伤脑筋的是，洗车还得到门店排号，为此还常常误事！

这是不是鸟儿对我的报复呢？

说起来，我确实也有对不住鸟儿的地方。儿时，家住楼房顶层，曾与弟弟叠起桌凳，爬到天花板上，掏屋檐下的麻雀窝，弄得刚出毛的黄口小麻雀与父母骨肉分离，老麻雀声嘶力竭的哀鸣至今犹如在耳。我也曾用弹弓和气枪向鸟儿射击。也真邪乎，军训打靶的成绩少有吹牛资本，打起鸟来却常有超水平发挥。曾有几回，令人难以置信地打中了躲在高高白杨树上的小黄鹂，它们如一片叶子般飘落。也有过丢脸的记录。曾在一篇文章里记录过，在常州时，有一回蹑手蹑脚猫进一片杂树林子，朝一群近在咫尺的野鸽子放了一枪。那是有生以来最臭的一枪，铅弹精准地命中了风中摇晃的细竹竿，野鸽子的羽毛都没见落下一根！

难道鸟儿们至今还在记仇？不是说往事如烟么？况且，有多多少少像我一样的打鸟族，如今早已金盆洗手，改邪归正了。人的许多毛病是难以改掉的，而对待动物尤其是鸟类倒是比从前友好多了。

父母家的小园子里，有株柿子树，去年招来了一对白头翁，在枝杈间筑了个窝。树下有口倒扣在地的废弃鱼缸，缸口镶饰着玻璃镜子。白头翁常常在树下觅食玩耍，发现镜子里的自己，便飞扑上去，重重地撞击在镜子上。父亲看着于心不忍，用东西遮住镜子，后来又把鱼缸移走了。柿子成熟的季节，我们趁白头翁离窝外出时采摘柿子，尽量避免惊吓到它们。对东家的呵护，白头翁并不领情，那尖尖的喙，专挑最红最大的柿子啄。我的姐姐居住在悉尼，那个地方鸟儿与人的关系，就像家禽与主人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姐姐家窗台上，每天有一对鹦鹉飞来“化缘”。天天买面包喂它们，成了姐姐的一项工作。面包越来越大，鹦鹉也越来越大，肥肥胖胖的，看照片个头都赶上老母鸡了。姐姐回国探亲时，老是牵记着那对鹦鹉，打电话时不忘叮嘱儿子给鹦鹉喂食。

人类的慈悲鸟儿未必能懂，它们毕竟进化不过人类，尚不具备投桃报李的素养。对鸟儿无意的犯错，除了在撒有种子的庄稼地里插上稻草人外，人类尚无良策，无所作为。这其实是对自然的适应和尊重。我将鸟粪玷污座驾的画面“曝光”到微信上，朋友圈的反响居然少有谴责的，甚至还有奉上溢美之词的呢！为人师表的万顺兄说，“小鸟在你座驾上涂鸦作画呢！”当医生的3W觉得，“雁过留声，鸟过留痕乃正常状态。”写《汽车城》写坏了眼睛的殷慧芬大姐表示，“能够听听鸟鸣就是福气啦！”写诗的赵春华老哥“幸灾乐祸”，其点评居然是“人鸟共处，和谐幸福！”啊哦，幸福的鸟儿们，统统到他的座驾上“方便”去吧！

曾设想要给小鸟的不文明行为一个小小的处罚，审时度势后，料想不得人心！细细想来，鸟儿与人类同是地球的居民，而我们凭着自身优势，以主人自居占有了过多的资源，还拼命挤压着它们有限的生存空间，本质上它们才是完完全全的弱势。对生态链和动物的爱护，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早就习以为常，成为了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为了生态的平衡，也为人类自身的生存，我们理当倍加爱护弱小的生命种类，给它们以更多的宽容。况且，人类也不能把所有好处都占了呀，你想得到或达到什么，就得失去或包容些什么，这也是一种平衡呢！

少一点习惯性

董伟宁

灯花

挽着三岁外孙女在斑马线旁等绿灯，突然间『哔』的一声，凄颤刺耳，我吓得一个激灵，外孙女更是抱住我的大腿，差点哭出来。原来是绿灯亮了，那穿着『协警』马甲的胖阿姨中气也真足，憋足劲一声哨子。其实打个手势，招呼一下，众人不就可以过马路了嘛。

没有了上体育课的机会，又不去球场听那裁判一惊一乍的哨声和看台上夹杂的野哨声此起彼伏，所以如此近距离的尖锐刺耳，太敏感，觉得太刺激。也理解胖阿姨，天天站在斑马线一侧，眼看不遵守『红灯停、绿灯行』交通法的行人太多，危情四起，胖阿姨没本事扯嗓子大呼小叫，吹哨已是习惯，成了惯性。

怎么说马路哨声也是噪声，可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行人等不到绿灯亮就急匆匆乱穿马路，险象环生。不受哨声刺激，有像我这样规规矩矩等绿灯的，也有拿自家性命当儿戏的，绿灯还没有亮起，人和车的迫不及待，『逼』得胖阿姨把哨子吹成了习惯。如果车和人在十字路口，斑马线上都习惯性地守规矩，胖阿姨又何必费力气？道路交通秩序和法规面前大家都有好习惯，才不会有哨声和噪声，城市才有安静。

习惯性很可怕，马路上犯习惯性的错，往往是凭侥幸，图脚下生风，图快一拍，出事故，要人命就在这几秒钟里。好的习惯对人有帮助，坏的习惯会要人命。现在严厉禁止道路交通违法，我们为什么不从杜绝坏习惯做起呢？

四奶

韩可胜

四奶，不是我的奶奶，甚至也不是韩家的奶奶。整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一百几十号人，四奶家姓朱，两个儿子分成了两户，其他都姓韩。乡下人打交道，拐弯抹角也要分出个辈分。参照韩家与其他朱姓人家的亲戚关系，我们就认为应该叫她四奶。

我哥哥说，朱家的四奶比韩家的亲奶奶都亲。她善良、负责、细腻，爸爸妈妈常年累月就把我们兄弟姐妹托付给她。我自家的奶奶，我们叫她小奶，在一次批斗地主的现场，跪久了，就再也没有站起来，一直瘫在床上。我家的大奶——我爸爸的婶婶，一直分家独立生活，仿佛很凶。当然，后来年纪大了，特别到了八九十岁的时候，我对她的感觉又好多了。只有四奶给我的感觉一直是慈祥的。她的两个媳妇——我都叫表娘，曾半真半假地说，四奶把别人的孙子当孙子。其实，她也疼爱她自己的孙子。

据说我三岁之前完全是四奶带大的。爸爸到后来总是说，你细皮嫩肉，虫子叮了，总是四奶用口水细细地涂抹，直到消肿。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直到我已是小学生了，四奶看到我被蚊子咬了，还把我拉到怀里，用自己的口水来抹，弄得我很难为情。

我读初中的时候，四奶已经八十多了。晚年的四奶，蜷缩得厉害，天气晴朗暖和的时候，就靠在墙根下晒太阳，从面前走过的人，都要叫她一句四奶，她好像完全看不见和听不见的样子，如同一尊又干又瘦的泥菩萨。但有时候却会轻轻地叫住我，窸窸窣窣从衣袖里摸出一块饼干，甚至是一颗糖，有时候则是一两个小小的毛桃，给我吃。毛桃本来就小，她藏好，捂在袖子里等见到我，就更加干缩了。从来吃不到零食和水果的我，也总是欣然地当成了蟠桃去享受。

高中时，我在几十里外读书，一个学期只能回家一次，爸爸每月送粮票和十块钱菜金。爸爸说，四奶依旧在墙根下晒太阳，但人已经老糊涂了。只是奇怪的是，每隔二十天，我爸爸从她面前经过的时候，她总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一句：承波，该去看你小儿子了。承波是我爸爸的小名。我爸爸跟我说：怪了，四奶糊里糊涂的，怎么这件事总是记得这么清楚？我想四奶是把我放在心上的。

四奶九十几岁去世的时候，我在大学读书。因为我不是她的孙子，没有人通知我为她送终。回家听到这个消息，我很伤心。几年后，落葬的时候——我们那里都是人“走”后的几年才安葬的，棺材经过我面前，我跪到在地，泪水从心里流出来。事过多年，我常常梦见四奶坐在老宅子走廊的最东头，面对走廊西头，目光穿过黑黑的走廊，慈爱地看着我。

从魏征老母有“公主病”聊起

文/李君兰 图/黄英浩

唐初名相魏征的老母有“公主病”。

魏征可是一位大孝子，用时下流行语说乃是位“宠母狂魔”。据说，某次魏征老母咳嗽，他连忙请了口碑最好的名医上门为其把脉，得良方后遂命人立马煎熬……然而，犯有几分“公主病”的母亲大人硬是嫌药太苦不肯喝，这可把魏征急坏了。情急下，他想起老母平日最爱吃梨，便把煎药混入梨汤一齐熬制，并加糖以“掩盖”药之苦，汤汁熬成块后送去给母亲大人尝。老妇人在半哄半骗中尝了一口，觉得味道不错，于是有了第二口、第三口……就这样，老人家多日的咳嗽终于好了。梨膏糖也伴随着这个故事在达官贵人与寻常百姓家中传开了。

代代相传中，梨膏糖有了本帮、苏帮、杭帮、扬帮之分。落户在上海的本帮“梨膏糖”迄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其中历经三位大师妙手使其发扬光大。清咸丰五年，某朱老太在城隍庙开了家名为“朱品斋”的店铺，朱老太拥有一项神奇的技能，光听病人咳嗽声就能精准判断病情，继而为其量“声”配糖，凭借这门秘技为梨膏糖赢得了众多粉丝。清光绪八年，诞生了一家名为“永生堂”梨膏糖店，店主独辟蹊径、搞了个现做现卖的售糖方式，揽客无数。清光绪三十年，精通中医的某店主改良了梨膏糖的配方，使其效果更佳，这样一来，梨膏糖的好名声就越发响当当了！该店主原是“永生堂”学徒，不忘老东家恩典，取名“德生堂”。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公私合营高潮时，“朱品斋”、“永生堂”、“德生堂”三家合并扩建为现在的上海梨膏糖商店，1961年又专门建立了上海梨膏糖食品厂。如今的上海梨膏糖由纯白砂糖与杏仁、川贝、半夏、茯苓等十四种国产优良药材熬制而成，不仅吃起来甜如蜜、松而酥，止咳润肺的好口碑也是经久不衰。

梨膏糖不仅已成为上海特色符号之一，其制作技艺也已被列入“非遗”名录。

非遗在身边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在熊本地震中惊魂

曹正文

今年四月的日本九州之行，我避开常规线路，精心设计了从上海直飞鹿儿岛，然后去宫崎、阿苏、别府、汤布院、熊本、佐贺至福冈，从容地把九州的各个景点玩一遍。

机票定在4月13日出发，那时，樱花已谢，人流减少，我们这个行程取名“九州温泉文化之旅”。上午乘坐东航飞机于当地时间下午1点半抵达鹿儿岛。鹿儿岛位于九州的最南端，地理位置相当于中国的海南岛。地陪张荃小姐接机后陪我们游览日式庭园，当晚宿在四星级日式宾馆，沿海有沙滩，大家都埋在黑沙中洗“沙浴”，然后品尝日式料理。

14日晚上9时20分左右，我正在房间内整理手机图片，手机忽然发出一阵急促的日语呼叫声，因日语有一半是繁体汉字，我一看手机短信显示：“地震了！”仅仅过了两秒，房子开始摇动，而后打开电视机一看，电视正在直播，熊本发生6.3级地震，死了9个人。熊本距离我们入住的酒店仅150多公里。我们团里的人陆续聚在一起，张导马上安慰我们，日本经常发生地震，此地建筑物抗震级别很高，再有地震预报，请大家靠墙边蹲下，或躲在厕所里。听她这么一说，我们才稍稍安心，想到两天后要去熊本，我还想实地采访一下呢！

翌日，大家用早餐时，议论纷纷，根据各人看到的新闻播报，才知熊本附近的佐贺、长崎、大分、宫崎均有5级地震，鹿儿岛则是弱5级地震。周围平静的氛围，让我们忘了害怕，开始了新一天的旅程。

我们先去樱岛参观1484年建造的雾岛神宫，其气势壮阔，让人为之一振，把地震的惊吓抛到脑后，还为下一天的观阿苏活火山所激动。

4月15日我们住宿在雾岛温泉宾馆，我们泡好温泉，各自回房休息，不料16日凌晨一点，我的手机又开始报警，我马上跳起来，赶紧打开房门，我怕一旦地震发生，房门打不开。果然两秒钟后，房子开始剧烈摇晃，我打开电视看新闻，这次播报是7.3级地震，强于前一次，震中还是熊本，并波及整个九州地区。从凌晨两点到早上，新闻一直在滚动播出。六家电视台都在详细播放地震引起的灾难情况及九州的高铁与高速公路是否畅通。

4月16日，我们原定的行程是去观阿苏活火山，但张导一早接到公司通知，去不了了，高速公路有断裂。因余震达上百次，我们一团人开始军心动摇，七八位旅友要求停止行程，马上回国。经与日本旅游公司商议，决定兵分两路，满足要求返回上海的旅友。但得到消息是要先飞往大阪，然后再飞上海，可鹿儿岛飞大阪的机票已买不到了，只有到福冈，才能乘高铁去大阪，但大阪飞上海的飞机票很抢手。

我们在地震惊魂中参观了绫照叶大吊桥，此吊桥高142米，全长250米，架在溪谷上，并不怎么摇晃，有人开玩笑说，这与地震的摇晃相比，算不了什么。接着，我们顺路去参观了一家日本清酒厂，在参观中又发生手机预报：地震了！大家的心情顿时跌到谷底。当晚，大家一致要求不要住在山里的温泉旅馆，而改为市中心的旅馆，张导说，为了安全，安排大家住低层。但此宾馆面海靠山，到了傍晚，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天墨黑黑，我心中自忖，太像地震预兆了，一旦发生海啸，面海的宾馆危在旦夕，但我不敢与众人细说。

下了一夜大雨，第二天早晨居然风平浪静，阳光明媚，众人这才安心。

我们的车子绕过熊本，继续参观景点，三天后搭机返回上海。返沪后，获悉中国政府向熊本地震捐赠5200万日元（相当于300万人民币），表示了一衣带水两国人民的休戚与共。这次熊本大地震中遇难人数为49人，十几幢房屋倒塌，一个赴熊本旅行的中国旅游团在当地日本人民的救援下脱离困境。我想，要是我们的出发日期早两天，我们也要困在熊本了。

日本的惊魂之旅，现在想起来有点后怕。

执著的人

张复兴

我和好友王衍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分别由建材企业上调的，我到报社担任美术编辑，他调到了行业协会工作。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他多次合作，见证了传统媒体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的跌宕起伏。

那年，报社开始组建广告业务部，我被任命总经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海的报业也进行有史以来最大的重组。我被调到新组建的报业集团，王衍在家装行业协会担任理事，还是百姓装潢公司市场推广部的副总经理。我们在开拓商业展览方面进行了多次的合作，当时创建的家庭装潢咨询展，至今成为各装潢公司的主要营销模式，王衍是出思路的人。

以后，传统报业由巅峰状态开始式微，市场份额被广电和新媒体逐渐抢占。期间我被提任报业集团发行中心的领导，负责两家大报的发行，倍感压力。一天，集团领导关心地告诉我，要为我配备一位能干的副手，来报到的人竟然是王衍。原来他应聘被录用，给了我一个惊喜。

从此，我们俩和发行中心的同事通力合作。北上沈阳，带大客户观看中国足球首次出线的比赛；筹款送到江西希望小学，并把报纸发行到省教委系统。王衍平时总是坐在沙发上，锁眉闭眼，耗精费思，然后不断提出他的创意，我也不断地否定其中不切实际的点子，我俩经常为一个方案大吵，然后又很快握手言和。为了把报纸发行到大学，发挥媒体的信息优势，将大学的需求和企业的优质资源进行配置，同时报纸发行也借船渡海，这个最初由王衍提出的想法，通过大家的群策群力，特别是集团领导和市教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获得了成功。

以后，我离开了报业集团去圆心中的绘画之梦，王衍仍旧在报业经营中忙碌，我们彼此渐渐疏于联系。近期，忽然在微信朋友圈中得知王衍病逝，我震惊痛惜不已。王衍热忱开拓，极富创新精神，是经济大浪中的弄潮儿。他的这份执著，其实并不是为了功利，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他做到了。